“大地妈妈”的绿色情怀

◆ 李定国

编者按

失独老人易解放，是地道的上海人，与新中国同龄。十六年来，她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，倾其所有、尽其所能，带领着她的“绿色生命”团队在我国内蒙古三北地区的荒漠上植树造林三万余亩，累计各类树木达 **700** 多万棵。

如今，昔日的沙漠已变成片片绿洲，当地的农牧民亲切地称呼易解放为“大地妈妈”。这些年，易解放的植树造林已获奖无数。她曾被评为中国十大公益人物。可喜的是，她带动了一批植树造林的志愿者。

深秋的一个午后，我趁易解放在沪短留，如约前往其工作室促膝长谈，听她讲述人生命运多舛和跌宕起伏的故事。

一场车祸

易解放精力充沛，性格外向，快人快语，根本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。眼下她的生活节奏，完全围着植树造林连轴转：春夏在内蒙古植树现场，而秋冬则前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，去宣传游说，以期募集植树造林的资金，同时弘扬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。

易解放告诉我，她参与植树造林是源于儿子的一场车祸。

易解放原本有一个令常人羡慕的幸福家庭。1987 年，她放弃优越的工作赴日留学，随后丈夫杨安泰也去日开办医疗诊所。儿子杨睿哲小学毕业后去日，靠自己努力，考上名牌的中央大学。2000 年 5 月 22 日早晨，厄运悄然来临。那天，杨睿哲骑着新买来的大排量摩托车去上学，途中不幸与车相撞，当场身亡。未满 22 岁的年轻生命就此殒逝。易解放一家幸福的生活，顿时从云端跌入悲痛欲绝的深渊。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易解放夫妇天天以泪洗面，始终沉浸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煎熬、消沉之中。她一遍遍地追忆着爱子的音容笑貌和曾经的点点滴滴。直到有一天，易解放猛然回忆起一个场景：有一天，全家都在收看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新闻节目，当报道我国华北地区沙尘暴的消息时，杨睿哲对他们说：你们退休以后，可以到内蒙古去种树，大家齐心合力投入，是可以治理沙尘暴的。我将来也会这样做的。

为了实现儿子的遗愿，易解放变卖了在日本的所有财产，甚至搭上儿子的死亡赔偿金。2003 年，夫妇俩回到祖国，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公益事业。

一片树林

在几经奔走、反复权衡后，易解放终于选择到了第一块植树造林的地方：内蒙古东部的通辽市库伦旗。此地地处大兴安岭山脚下，原本属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。

过去曾水美草肥、牛羊成群。但由于过度、不当的使用，致使植被及环境遭到破坏，再加之气候的异常变迁，导致河泊断流，美丽的大草原变成荒漠一片的塔敏查干沙漠，蒙语为“死亡之海”。

库伦旗城只有一条几百米长的街道，易解放下榻在城中的一个宾馆。即使每天早晨打扫干净后，紧闭门窗，但晚上所有的地方仍是一层厚尘。而且全城的生活用水全靠地下水，每天只供应十五分钟。面对如此缺水、沙化的恶劣环境，易解放迎难而上，决定就在此地开始植树梦想。她首先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，用十年时间，在一万亩沙地上种植 110 万棵杨树。植树资金由她的“绿色生命”组织提供，当地政府协同管理树木成长。种下的树 20 年内不准砍伐。20 年后，所有的树木无偿捐赠给当地的农牧民。但前提是每砍伐一棵大树，需补种五棵树苗，以形成绿色循环。

内蒙古的气候冬天居长，而且大地都是冻土。适宜种树的季节很短，以暮春至初夏为好。但塔敏查干沙漠的年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。而打一口深井需花四千元，投入很大。这些因素都对植树造林不利。

起初，易解放夫妇对种植知识也知之甚少。但在当地林业局和团委的帮助下，雇佣当地农牧民再加上许多学生志愿者一起，开始在那里挖坑、放苗、栽植、培土，然后拿出各家的水车到抽井里把水装满，再拉到现场，一盆盆地浇到刚种上的一棵棵小树苗上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寄托着易解放对儿子的深切思念。

▲ 绿树下，曾经幸福的一家

但不幸的是，第一次种树，所有的树苗第二天都不翼而飞了。幼苗被晚间的强风和移动的沙吹倒后填埋。面对广袤无垠的大沙漠淫威，易解放开始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。

甚至对自己即将开始的植树工作产生怀疑、有些退缩。

但想到儿子的遗愿，易解放还是毫不气馁地待在这无边的荒芜之漠上，天天在观察、寻找，试图能把握其运动规律。同时又请来当地的林业专家会诊，并反复试验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不久终于找到了树木存活的办法。

从此每当一批树苗种下，易解放都会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精心呵护着。就这样，成片的幼树在这严酷的地貌上扎了根。

到 2010 年春，易解放团队已种树 110 万棵，提前 4 年完成一万亩生态林的意愿。更大的成就是，掌握了一套在内蒙古沙漠植树的方法和经验。树苗的存活率达 85%以上，创下了当地的生命奇迹。

说来也奇，易解放团队每次种下一批树苗后，总会下雨飘雪，这对幼苗的存活和成长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也许是苍天的眷顾、抑或是她儿子在天之灵的佑护？

如今的库伦城周，已是绿洲一片。当地的百姓为感谢易解放，为其儿子杨睿哲立下了一块纪念碑。碑文摘自易解放夫妇写给远在天国儿子的一段话：您，是一棵树，无论活着，还是倒下，都是有用之材。活着，为阻挡风沙而挺立；倒下，点燃自己给他人以光明和温暖。

植树中的易解放，既有事业的成功，更有情感的收获。许多年轻志愿者都把易解放当作亲妈妈。他们还经常为喜爱蒙古长调的弟弟睿哲唱起《梦中的额吉》和《母亲额吉》每当听到这些蒙族小伙的歌声，易解放总会潸然泪下。在这里，她似乎找到了家的亲切和归属感。虽然失去了爱子，却得到了更多的儿女。

▲ 易解放和志愿者们在荒滩上
◀ 易解放在杨树林中剪枝
▼ 精心种植的树苗渐渐长大

一面旗帜

十六年来，易解放团队已先后在内蒙古东部的塔敏查干，西部的乌兰布和及中部的浑善达克沙漠上种植了三万多亩生态林。根据不同的地质地貌、水文气候条件，因地制宜地种下了杨树、松树及梭梭等。此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气候和生态状况，还提高了那里农牧民的收入，并为华北地区挡风堵沙。

但在这些年的植树过程中，易解放夫妇耗完了所有的资金，包括变卖掉上海的几处房产。她的行为感动了无数人，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经央视和一些主流媒体的报道，各界反响强烈。全国各地乃至港台地区及海外的许多有识之士，纷纷伸出援手，有的还加入其团队。屈指算来，至今已有近六万志愿者来内蒙古现场植树。

“绿色生命”是一个没有固定人员组成，也没有严密管理的民间公益组织，所有参与者没有任何报酬，只有应尽的义务。志愿者们都是冲着易解放纷至沓来的。

在这批志愿者中，很多的都是与易解放同样的失独家庭。席燕玲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退休干部，女儿在大三因病去世后，她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看遍名医也没能治愈。但自从加入易解放的植树团队后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性格重又开朗。在荒漠的植树中，她仿佛看到了女儿生命的延续。

许多知道易解放故事的失独家庭，慕名来到大荒漠上相聚，起初，这些承受着相似伤痛的父母常会抱头痛哭。但在易解放的循循开导下，植树造林、投身公益的过程，帮助他们逐步走出丧子失女的痛局。

年愈古稀的陈尹玲来自中国香港，也是当地极负盛名的教育家。她旗下的七所平民学校，能供当地家庭困难的孩子免费上学。当陈尹玲从新闻中得知易解放的事迹后，就联系上“绿色生命”组织，从此开始每年带领香港的中小学生，一批一批来内蒙古植树。

中国台湾年轻的企业家陈圣凯受到易解放事迹感动，在宝岛组织各界人士捐款，并带领他们来内蒙古参与祖国荒漠的治理。在这个团队中，有一位来自宜兰县的特殊教育工作者王老师。她每年暑假都要来内蒙古植树，回台湾后，就给学校里那些智障学生讲解易妈妈植树造林的动人故事。深受感动的孩子们，纷纷拿出自己微薄的积攒来捐树。

上海“军之声”合唱团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为易解放的植树造林宣传，站队、造势、演唱，捐款植树。今年是该团成立十周年庆，他们决定把去内蒙古植树作为团庆活动。此行，他们还带去了上海“军休所”中许多年已高、腿脚不便的老军人的嘱托和钱款，代替他们去那里植树。

2010 年，就在库伦旗植树大功告成后不久，易解放被发现腹部有肿块，后经检查确认为结肠肿瘤，需住院开刀。因发现较晚，已不能用微创手术。在经过一场大手术后，易解放是需要休息相当一段时光的，但她手术不到一个月，又在四处奔忙了，致使伤口一直未能完全愈合。2016 年春夏之交，易解放在内蒙古植树的现场不慎摔倒，致使锁骨断裂。虽疼痛难忍，为了工作还是坚持着。直到当医生的丈夫在沪得知这一状况后，焦急地命她火速回沪治疗。否则，万一断骨刺破其他脏器，后果不堪。但易解放还是把手头所有的工作全部交待落实后，才回沪开刀治疗。

无疑，为了心中的目标，易解放锲而不舍、勇往直前，直至终老。但她期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治理荒漠的事业，绿化环境，让生命之树生生不息地代代相传。